

凯恩与阿贝尔

● 阿彻小说选

之一：两位美国英雄男儿

〔英〕杰弗里·阿彻 著
苏泽祥 范辰华 译



凯恩与阿贝尔

阿彻小说选

之一：两位美国英雄男儿

〔英〕杰弗里·阿彻 著

苏泽祥 范辰华 译

凯恩与阿贝尔

〔英〕杰弗里·阿彻 著

苏泽祥 范辰华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1/8 插页2 字数404,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400

书号: 10151·896

定价: 3.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作品，是英国作家杰弗里·阿彻的成名之作。西方世界说他由于写了这部作品，使他一举跃入世界十大小说家的行列。

《凯恩与阿贝尔》描述的是威廉·凯恩和阿贝尔·罗斯诺维斯基的故事。凯恩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儿子，阿贝尔却是九死一生、分文不名的波兰移民，在美国靠经营旅馆业发了家。他们在同一天降生在世界两地，虽然他们的环境千差万别，却同样在为命运搏斗，阴差阳错之间，使他们互有恩情而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仇敌，因此在他们之间掀起了一场财富和命运的拼搏。最后，阿贝尔终于将凯恩从银行的董事长位置上拖了下来，并把他赶出了银行，而凯恩又将阿贝尔这个即将被任命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差点送进了监狱。由于他们的仇隙，使他们的独生子女的爱情也受到了严重考验。小说富有传奇色彩，象一张网，丝丝入扣，把读者罩在了里面，非读完它才能解脱。

小说跨度六十多年，其中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涉及到了美国历届总统和一些重要人物，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尔虞我诈、金钱万能和混乱不堪的两性关系，使读者可以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今天的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灵魂。

献给米歇尔与珍妮

第一部

DI86/22

1906年4月18日 波兰索洛尼姆

死亡来临，她停止了尖叫。但他却在这时开始叫开了。

一个小男孩正在森林里打野兔。恐怕谁也不知道他所听到的那一声尖叫究竟是母亲临终的呼喊还是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但这一叫声把他惊动了。他突然转过身来，以为遇到了什么危险，同时眼睛在搜索着那发出痛呼的动物。他从未听到过动物会这样叫唤，不由更加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尖叫变成了凄凉的悲鸣，但他仍旧说不出是哪一种动物的叫声。他希望那个动物不至于太大，这样可以使他从容地进行捕杀，今天的晚餐桌上也就不会仍是野兔，而能换上一点新花样了。

小男孩沿着河边偷偷地往前蹭着，叫声就从那个方向发出。他从一棵树后跃向另一棵树，手触摸着树皮，前胸靠着树干。这是一种保护。不要把你自已暴露出去，他的爸爸曾这样教导他。当他窜至森林边缘的时候，前面的视野变得开阔了，河谷与河流尽收眼底。但即使这样一目了然，他仍旧又费了半天劲儿才意识到那奇怪的叫喊并非出自普通的动物。他继续俯身疾行，但此时却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暴露在露天地里了。忽然间，他看见了那女人。她的裙子掀到了腰间，赤裸的腿向两边开着。他从未看到过这种样子的女人。他快速地跑到她身边，呆呆地看着她的腹部，吓得六神无主。那里，就在那女人的大腿间，躺着一个小小的、湿湿的、粉红色的动物躯体，而且还

有一条绳子状的东西把它和那女人连结在一起。小猎手扔掉手中刚去皮的野兔，俯身跪在那小生物边上。

他呆呆地看了好长时间，目光又挪到那女人身上，不由后悔，——实在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她已经被冻青了。她虽年仅二十三岁，但那死后的倦容使那男孩认为她是位中年妇女。不用别人告诉他也知道，她已经死了。他拣起了那个滑滑的小身体——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会说他怕那微小的指甲抠坏那满是褶皱的小脸——马上又意识到孩子与妈妈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一道又粘又滑的绳子。

几天前他看过一头小羊羔的出生，于是就拼命地回忆那是怎么回事。对了，牧羊人就是这么干的。可是他敢吗？在这个婴儿身上？悲鸣声停止了，他觉得事情有点紧急了，须当机立断。他的刀出了鞘。他刚用这把刀剥过兔皮。他把刀在袖子上擦了擦，稍一犹豫，就贴着婴儿的身体割断了脐带。血从脐带的断口涌了出来。当那小羊羔生下来后牧羊人是怎么做的呢？他打了个结就止住了流血。当然，当然该如此。他从身边的地面上拔了几棵草，匆忙地在脐带上打了个粗粗的结。然后，他抱起了孩子。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身后留下了三只死兔子和一个死女人。这孩子就是她生的。在最后离开那位妈妈之前，他把她的腿并拢，并把裙子拉到了她膝盖以下。似乎应该这样做。

“神圣的上帝。”他这样大声说着。无论他做了特别好的事还是特别坏的事，他首先吐出的总是这几个字。但他不知道这次所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然后，年轻的猎手急忙奔往村舍。他知道妈妈正在准备晚餐，别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等的只是他的兔子。她可能在猜想

他今天捉了几只，要填饱一家八口的肚子，她至少需要三只。有时，他碰巧会捉到一只从男爵领地里跑出来的鸭子、鹅或野鸡什么的。他的爸爸就在男爵的领地上做工。今晚他猎获的可是个不一般的动物。当他赶到小屋门前，他甚至不敢抽出一只手来去敲门，因此只好用赤脚往上踢，一直到把他妈妈踢了出来。他一声不吭地把奉献物递了过去。她并没有马上把那个小东西接过去，而是站在那里，一只手捂在胸前，呆视着那个可怜的小身体。

“神圣的上帝！”她说，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男孩盯着他的妈妈的脸，想从中看出她是喜还是怒。她的眼中出现了一种男孩从未见过的温柔。他知道此次所做的肯定是件好事。

“是个小孩吗，妈妈？”

“是个小男孩，”妈妈说，难过地点了点头，“你从什么地方把他拣来的？”

“河边上，妈妈。”

“他的妈妈呢？”

“死了。”

她又一次地划着十字。

“快，跑步去告诉你爸爸这件事。他会在领地上找到厄斯苏拉·洛纳克，然后你就带他们俩到孩子妈妈那儿去。记着，一定要再把他们带回这里来。”

小猎手把孩子递给妈妈，为能把这个滑溜溜的东西脱手而感到高兴。他在裤子上蹭蹭手，跑着找他的父亲去了。

妈妈用肩膀碰上了门，并把最大的孩子——女儿——叫了出来，让她把锅坐在炉子上。她自己则坐在木凳上，解开紧身胸衣，把一个松软的奶头塞进那皱起的小嘴里。索菲娅，她六

个月的小女儿恐怕今晚就要饿肚子了；唉，真是，全家今天晚上都不会有什么东西吃。

“可这又能顶什么用呢？”女人大声地说着，在她的胳膊和孩子身上缠了一道围巾。“可怜的小耗子，你活不到明天早上的。”

但在那天夜里，当接生婆洗着那个小躯体并料理那打了结的脐带时，她并未对厄斯苏拉·洛纳克那老东西重复这一想法。她的丈夫只是站在边上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客人进门，就象上帝进了门一个样。”她引用了一句波兰谚语，这样说。

她的丈夫吐了一口痰：“让他得霍乱死去吧！我们自己的孩子已经够多的了！”

女人轻轻抚着孩子头上又黑又稀的头发，假装没听见他的话。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呢？”女人仰脸看着丈夫，问。

他耸耸肩：“管他呢。让他还没有名字就到坟墓里去吧。”

2

1906年4月18日 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医生抓起新生儿的踝骨，从底下拍了一下。新婴儿开始了哭喊。

在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有那么一家医院，专供患了富贵症的人家就医。在有选择性的场合下，也要迎接一批新贵到这个世界上来。在这家“麻萨诸塞总医院”里，妈妈们是不尖叫

的，当然她们也不会穿戴整齐地上产床。因为没有人那么尝试过。

一个年轻男子在产房外面来回踱着步；里面，两位产科医生和一位家庭医生正全力以赴。这位爸爸为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可谓做到了万无一失。两位产科医生将得到一大笔酬金，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站在那里看着。其中一个在白大褂里还穿着晚礼服，因为他有一个晚宴要去参加。但他却不能离开这一特殊的接生。他可不能丢掉这一大笔钱。早些时候，他们三个人抽过签，看谁有运气来接生，结果还是家庭医生麦肯齐赢了。要起个既响亮、却又不俗的名字，年轻的父亲在走廊里踱着步，想着。他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着急。早上，罗伯兹就驾着汉逊式马车^①把他的妻子安妮送进了医院，根据她自己的计算，那是第九个月的第二十八天。早饭后不久她就开始阵痛，但医生向他保证说，临产时刻最早也要等到他的银行关门以后，既然如此，这位严于律己的爸爸认为没有必要中断他那有条不紊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停地在那里踱着步。护士和年轻的医生们匆匆忙忙地从他身边走过。走近他时，他们自觉地压低了说话的嗓门；和他拉开一段距离之后，他们说话的声音又高了上去。他并没有注意到这点，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对待他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见过他，但却都知道他是谁。

如果是男，一个儿子，他可能会为医院建立它所急需的儿童病房。他已出钱建了一所图书馆和学校。这位即将做爸

① 汉逊式马车，即一种双轮马车，一般由二人乘坐。赶车者坐在车后突起的位置上，缰绳从车顶上越过。这种马车在英国用于1835—1915年间，美国当时也受其影响。

爸的人想集中精力读手中的晚报，但只是眼睛在报上浏览，意思却没有反应到大脑里去。他有些神经质，甚至有点担心。他们（他把自己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当做“他们”）可能绝对意识不到，今天要生下来的必须是个男孩，一个有朝一日会继承他银行总裁职位的儿子。他把晚报翻了一页。波士顿的红索克斯队击败了纽约的海兰德队——一定有人在为此庆祝。这时他又想起了头版的大标题，于是又翻了回去。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旧金山在劫难逃，至少有四百人丧生——一定有人在为此发丧。他对此大为恼火。在这一天，人们会被这一条消息吸引，而忽视了他的儿子的降生。他从未想过生下来的可能是女孩，他连这种念头也不曾有。他又翻到晚报的金融版，查看股票市场的情况，直线下降。这可恶的地震使他个人在银行的帐面上至少亏损了十万美元。但鉴于他个人的存款早已远远超过一千六百万美元，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即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州都发生地震，他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损害。他现在仅靠利息的利息就可以安度一生，所以这一千六百万美元可以原封不动地留给他的儿子，他那尚未出世的儿子。他继续踱着步，同时又做出一付在读报的样子。

穿晚礼服的产科医生推开产房的活动门前来报告消息。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否则就对不起那一大笔即将到手的酬劳。从穿戴来说，由他宣布这一消息是再合适不过了。两位男子互相对视了一阵儿。医生也多多少少有点神经质，然而却不敢在这位爸爸面前流露出来。

“祝贺您，先生，您得了个儿子，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当孩子出生时，人们说的话是多么愚蠢！这位爸爸想着。他不是小孩还是大人么？为什么非得用个小字？这一消息还未

完全反应到他的脑中——一个儿子。他差点矢口感谢上帝。产科医生大着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打破熬人的沉默。

“您决定给他起什么名字了吗？”

这位爸爸张口便说：“威廉·罗威尔·凯恩。”

3

婴儿到来所造成的忙乱过去后，家里其他人都上床睡觉了，妈妈却还睁着眼睛抱着那孩子。海琳娜·柯斯凯维兹向来听天由命，不然她也不会生下九个孩子。尽管有三个夭折了，但为挽救他们的生命她还是付出了代价的。

熬到这三十五岁，她知道她那曾经是精力充沛的乔西奥是不会再让她生儿育女了。上帝却又赐给了她这一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是为了活着。海琳娜的信念是简单的，这绝无坏处，因为她那简朴的生活使她不可能去想别的。她又灰又瘦，这倒不是因为愿意这样，而是食品短缺、家务辛劳和没有多余的钱造成的。她从未想到过抱怨，但她脸上的皱纹使她看上去象今日世界的一位祖母，而不是妈妈。她一生中从未穿过一次新衣服。

海琳娜使劲挤着她那疏松的胸部，直到在奶头周围捏出了斑斑红点才挤出了几滴可怜的奶水。三十五岁，人生旅程的一半，每个人在此时都积累了一些能够传世的经验，而海琳娜·柯斯凯维兹却还要为此付学费。

“妈妈的小宝贝，”她对孩子温柔地低语着，把那点可怜的奶水送进他小小的嘴巴里。蓝色的眼睛睁开了，婴儿的鼻尖

上涌出了细微的汗珠，他正在用力吸吮着。后来，妈妈终于不情愿地睡了过去。

乔西奥·柯斯凯维兹是一个又重又笨并留着胡子的男人。在为奴的生活中，这胡子是唯一由他自己完全支配的东西。他在五点钟起床的时候，发觉妻子和婴儿正在安乐椅中熟睡。他竟没有注意到她晚间未上床。他呆视着那个小流氓，谢谢上帝，他至少不再哭喊了。他死了吗？乔西奥认为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的最好办法就是赶快去工作，不必再理会这个小小的入侵者。生生死死都由女人去操心吧，他却必须在天亮前出现在男爵的领地。他灌了几口羊奶，用袖子擦擦他那奢侈的胡子。然后，他一手抓起一条面包，一手抓起了衣服，毫无声息地溜出了小屋，好象怕惊醒女人，给自己带来麻烦似的。他大步走向森林，再也不去想那个小小的入侵者了，暗暗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

当那座有了年头的挂钟按照自己的钟点走到清晨六时，大女儿弗罗伦迪娜走进了座钟对面的小厨房。对那些希望知道何时起床何时睡觉的人来说，这挂钟提供的只不过是参考时间。弗罗伦迪娜每日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准备一家八口的早餐，其内容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点羊奶和黑面包。尽管如此，要做到使每一个人都为面前的那份早餐的量抱怨，准备早餐的人需要具备所罗门的智慧。

第一眼看到弗罗伦迪娜的人都会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同时又会为她弱不禁风的体质和褴褛的衣衫感到惋惜。过去的三年来她只有一件衣服，这未免太不公平了。但那些理解她的生活处境的人却从她身上明白了乔西奥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她的母亲。尽管出身卑贱和饮食粗劣，弗罗伦迪娜却生就了一头长长

的秀发和一对漂亮的褐色眼睛。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椅子边，呆视着她的妈妈和那小孩子。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出生八年来，她从不曾有过一个洋娃娃。实际上，她仅仅看见过一次。那还是在全家被邀请到男爵的领地参加圣尼古拉庆宴时看到的。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没有能够触摸一下那个漂亮的东西。此时，她产生了一种要亲手抱一抱这婴儿的强烈愿望。她弯下腰去，从妈妈怀里抱过孩子，呆呆地盯着他那小小的蓝眼睛——这么蓝的眼睛——她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从妈妈温暖的怀里到这小姑娘冰凉的手中，这种温度的变化惹恼了婴儿，他开始大声啼哭起来。哭声惊醒了妈妈，她对此唯一的反应就是抱怨自己不该睡过去。

“神圣的上帝，他还活着！”她对弗罗伦迪娜说，“你给男孩子们准备早餐，我再来喂他。”

弗罗伦迪娜不情愿地把孩子递回去，看着妈妈又一次在挤着胸部。小女孩被迷住了。

“快去，弗罗西娅^①，”妈妈催促道，“家里其他人也要吃东西呀。”

弗罗伦迪娜服从了。当她的弟兄们从睡了一夜的阁楼里爬下来时，他们吻吻妈妈的手，畏惧地看着这个新出现的小东西。他们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一个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弗罗伦迪娜由于太兴奋，那天的早餐一口没动，于是男孩子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她那一份分了，只是把妈妈那一份留在饭桌上。当他们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情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自从这个婴儿来临，妈妈竟没吃一口东西

① 弗罗伦迪娜的爱称——译者注。

使海琳娜·柯斯凯维兹高兴的是，孩子们这样小就能自食其力。他们能够喂牲畜，挤牛奶和羊奶，管理菜园子，不要她的帮助和催促就能完成各自的任务。当乔西奥晚间回到家里时，她忽然想到晚饭还没有做。不过，弗罗伦迪娜从小猎手、她的哥哥弗兰克那里把兔子接过去下了锅。弗罗伦迪娜为能就晚餐掌勺而感到骄傲。过去只是在妈妈不舒服时才轮到她试试，而海琳娜·柯斯凯维兹难得不舒服。小猎手带回来了四只兔子，爸爸拿回来了六个蘑菇和三个马铃薯。这可是一顿名符其实的晚宴了。

晚餐后，乔西奥·柯斯凯维兹坐在火边椅子上，第一次好好端详着孩子。他两手提着孩子的腋窝，拇指支撑着那软软的脖子，以猎人的眼光审视着孩子。满是褶皱，没有牙齿，只有那对细小无神的蓝眼睛睁开时才会看出脸的样子。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瘦小的躯体，注意力马上被某个地方吸引了。他手拇指磨蹭着那细小的胸部。

“你注意到这里了么，海琳娜？”猎手摸着婴儿的肋骨说：“这个小丑私生子只有一个奶头。”

他的妻子也用拇指摸摸那里，呻吟了一声，似乎这个动作可以使那失去的东西长出来。她的丈夫说得对。他的左胸上有一个细微、无色的小点，而右胸却完全是粉红色的光滑一片。

女人迷信的那一面马上被唤起了：“他是上帝赐给我的！”她惊叫道，“这就是上帝给他留下的符号。”

男人愤怒地把孩子推还给她：“你是个傻瓜，海琳娜。这孩子是由一个坏血统的男人留下的。”他向火中吐了一口痰，为了更确切地表示他的意思，又说，“至于这小私生子能否活下去，我连一个土豆的赌注都不会下。”